

蘇聯諷刺小品集第一輯

一朵空花

斯·那林亞尼等作

王槐曼 劉光傑等譯



大衆出版社

一朵空花

(蘇聯諷刺小品集第一輯)

斯·那林亞尼等作
王槐曼 劉光傑等譯

大衆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集了蘇聯諷刺小品十二篇。這些作品都是以幽默而潑辣的風格，尖銳地嘲笑和諷刺了現實生活中的那些腐朽的東西，並給人們指出生活的方向。其中大部分曾在「北京日報」發表過，受到我國讀者熱烈的歡迎。

一 朵 空 花

〔蘇聯〕斯·那林亞尼等作
王 槐 曼 劉 光 傑 等 譯

書號：1050(發)1954年12月第一版1954年12月第一次印刷(1—40,000冊)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7/8 字數：58,000 定價：2,800元

出版者： 大 衆 出 版 社 (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菴)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9號)

印刷者： 北 京 華 義 印 刷 廠 (北京東單區前門口)

目 錄

一朵空花·····	斯·那林亞尼 一
在分配工作的時候·····	斯·那林亞尼 八
職業·····	列·連奇 四
相逢·····	德·別列耶夫 二
懶鬼·····	伊·伊里夫 元
慷慨·····	伊·伊里夫 五
心理學家·····	列·連奇 三
訂座·····	伊·伊里夫 四
結婚的禮物·····	列·連奇 五

未婚妻..... 華·卡爾波芙斯卡婭 二

可愛的人物..... 德·別列耶夫 六

信..... 列·連奇夫 七

後記..... 七

一朵空花

斯·那林亞尼

當葉卡傑林娜·伊凡諾夫娜下班回來的時候，娥莉嘉正躺在沙發上。

「晚安！」

女兒只向母親點了點頭表示回答，接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天花板說道：

「知道嗎？我決定退學了。」

母親把一大包學生的練習本放在桌上，然後挨着女兒在沙發上坐下來，吻着女兒的前額，覺得她的溫度是正常的。

「你以為我在開玩笑嗎？」女兒說，「枉費心思！」

「專科學校怎麼辦呢？」母親帶着不信任的神色問。

「我需要在十年制學校學習兩年才能上專科學校，再加上受五年的高等教育，這時間太長了，而我需要儘快地參加工作，儘快地幫助貧窮年老的媽媽。」娥莉嘉說着，就撲向她的母親，她落淚了。

但無論娥莉嘉的表情多麼動人，她母親總還有自制力來向她心平氣和地解釋。因為事實並不是這樣的，葉卡傑林娜並不衰老，也不貧窮。她是個優秀的工程師，在職業學校裏教書，工資足夠維持全家生活，而且生活得很舒適。但是，女兒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無論母親怎麼

勸說，娥莉嘉總是固執地一再重複着自己的意見：

「不，不，你連勸也不要勸。我的良心要求我這樣做。」

於是，在學年的中間，娥莉嘉就退學了。

她在列寧格勒的街上跑了三個月，也讀了不少招生廣告。紅色的、青色的和白色的廣告請她去上幾十個各色各樣的學校，但是娥莉嘉都不感興趣。

終於在一個晚上，娥莉嘉跑回家來了，兩眼閃爍着光輝。

「恭喜吧，進去了！」

「進什麼地方？」

「印刷訓練班。我將要排印書籍，傳播合理的、善良的、永世長存的東西。」

「有什麼好說的呢，祝你成功！」母親說着就吻了女兒一下。

娥莉嘉就這樣開始上訓練班了。最初，她對這兒一切都喜愛，只是在作息時間上，她覺得有些彆扭。訓練班裏的講課是九點鐘結束，而對面俱樂部的舞會却在八點鐘就開始了。頭一個月，她還是忍耐着；後來，爲了早些到俱樂部去，她開始逃課了。校長叫她去了一次，責備了她，但並沒有收到效果。校長第二次又叫她去，她不但沒有見校長，反而跑回家了。

葉卡傑林娜·伊凡諾夫娜下班回來，在沙發上遇到了自己的女兒。

「知道嗎？我決定不上印刷訓練班了。印刷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。我應當馬上成爲你的助手。你不是我唯一的親人麼！我應當幫助你。」

「愚蠢！娥莉嘉。你的幫助用不着急忙，你應該安心地上完訓練班。」

「不，不，你不要勸我，我的良心要求我這樣做。」

於是娥莉嘉又在全城的各條街道上跑開了，她又讀了不少招生廣告。

「恭喜吧，」她向媽媽說，「我進了法律訓練班。」

「進了法律訓練班。」葉卡傑林娜吃驚了，「難道這種工作稱你的意嗎？」

「上帝呀！當然稱我的意。什麼職業能比法律家的職業更高尚呢！法律家懲治犯罪的人，法律家赦免沒有罪的人。這種工作是多麼令人羨慕啊！」

但是，娥莉嘉不僅僅是受了職業高尚的影響，在她的選擇中，法律訓練班的上課時間却起了不小的作用。因為那裏最後一堂課在晚上六點鐘就結束了，這使她能在舞會前跑回家去吃飯換衣。

在這個訓練班裏，彷彿一切都是爲娥莉嘉安排似的。但是接着考試的時間就來到了。同學們都坐着複習功課，而娥莉嘉却沒有時間。她在八點以前還是要到俱樂部去。

「娥莉嘉！」教師喊着。

但是娥莉嘉不僅沒有到黑板前面去，反而把書放進書包，走出了教室。

晚上，葉卡傑林娜下班回家時，女兒正坐在沙發上哭泣。

「怎麼啦？」

「唉，媽媽。我是多麼愚蠢啊！怪我沒有聽你的話，法律學事實上對我並不合適。」

「娥莉嘉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……你不要勸。一切都決定了。我要上會計訓練班。」

「這不是追求幻想嗎？」

「你別諷刺我。會計工作者是担负着偉大的國家事業的，他們是人民財政的捍衛者。」
但是，娥莉嘉並沒有成爲人民財政的捍衛者。她在會計訓練班只學習了一個半月，後來就轉入幼兒園教養員訓練班去了。

「教養孩子們是像印書一樣榮譽的事業。」她向母親說，「既然如此，這就是說我又能傳播合理的、善良的及永世長存的東西了。」

母親已不再反駁娥莉嘉。母親只有一點希望：女兒不再從這個訓練班跳到那個訓練班，而能上完一個確定的訓練班。但是不久，她從教養員訓練班轉入了速記訓練班，從那裏又轉入了圖書館員訓練班。過了一個月，她對圖書館工作又感到失望了。

「一切都不像我想像的那樣。」她向母親說，「但是，你，親愛的，不要傷心。你的女兒很快就會把第一筆工資帶給親愛的媽媽。」

當然，所有這些漂亮的話語都不是出自她的內心的。娥莉嘉說這些話，只不過是爲了在周圍人的面前證實她的行爲是正確的。

五年以前，娥莉嘉退學了。她退學彷彿是爲了要做母親的助手。

「我的良心要求我這樣做。」她向每一個人都這樣說。娥莉嘉的「良心」原來是與衆不同

的。五年以來，她一次也沒有把工資帶回家。她的同學們已經在中學畢業並且繼續升學了；尼娜在醫學專科學校，安娘在光學機械專科學校，伊娜在師範專科學校。中學畢業後就開始工作的那些姑娘們，成了工作隊長、繪圖員、計算員，並且早已在幫助她們的父親和母親了。只有娥莉嘉仍舊是一朵空花。她過着無憂無慮、沒有職務、逍遙自在的生活，而這種可恥的生活方式並沒有使她感到厭倦。

「我決定改正錯誤，所以我不上師範訓練班了。」娥莉嘉說着。她會以明亮的、閃射着光輝的眼睛看着你，「職業，是一個人終身的事情，所以需要謹慎小心地選擇，使它能稱心如意。」

閒散的生活，不僅把娥莉嘉變成了一個虛偽的人，而且也把她變成了一個冷酷無情的人。冬天，葉卡傑林娜跌在冰地上，把手跌傷了，在家裏躺了三個星期；而在三個星期中，女兒並沒給母親做過一次飯。

「親愛的，至親至愛的！我今天沒有時間，明天我一定給你做湯，並且做別的菜。」但是，第二天的飯還不是女兒做的，而是同住的另一個女的做的。

娥莉嘉在自己家裏過着一個食客的生活。

不僅母親對娥莉嘉·諾維考娃閒散的生活方式感到害羞，這種閒散的生活也引起了同院鄰人們的憤怒。鄰人們就給編輯部●寫了一封信。

於是，爲了知道這件事的真相，我就帶着這封信在列寧格勒四處奔跑，但要走遍娥莉嘉

上過的一切訓練班是不容易的。在五年中，她上過十二個學校——但一個也沒有上完，到處都支付給她助學金，到處為教她的教師耗費金錢，而所有這一切全成了徒勞無功。娥莉嘉並沒有成為會計員、印刷工人、速記員、圖書館館員……。看到沒有？她對十二個學校都不喜歡，所以她一個月以前又進了第十三個學校——地質測量學校。

「我本可以不上一般的學校，而上專科學校。」她說道，「但是我的父親在列寧格勒被封鎖的日子裏英勇地犧牲了，他的女兒現在就不得不為了貧窮孤寡的母親而犧牲自己的前途。」

我聽着娥莉嘉柔和的、甜蜜的嗓音，我開始為她的母親和父親感到痛苦與可惜。不，欺騙得够了！利用自己雙親的善良的名字來進行投機，也做够了！娥莉嘉已不再是孩童，她二十三歲了，而人在這樣的年歲是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。我把這一點直截了當地告訴了娥莉嘉，並且問她：「為什麼這樣一個年青健壯的人，在最近五年中過着游手好閒的生活呢？」

「這不對，」她回答道，「你不是知道我正在學習嗎？在我們國家裏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，訓練班、高等學校要多少有多少！」

訓練班和高等學校確實是很多；但是，娥莉嘉把什麼可以作、什麼不可以作混為一談了。

● 這裏所指的是「共青團真理報」的編輯部。

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，這一點也不錯；但是我們任何人都都不應當不珍視親人們、同學們、鄰人們的耐心的關懷，都不應當把學校變成游手好閒的擋箭牌。

娥莉嘉不僅忘記了她在自己母親面前的責任，而且也忘記了她在自己國家面前的責任。她想不勞動而靠着別人活一輩子。有什麼辦法呢？但願她現在不要抱怨揭發她的那些同志們。

（譯自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一日「共青團真理報」）

（王槐曼節譯）

在分配工作的時候

斯·那林亞尼

在畢業生分配委員會集會的一間不大的教室裏，充滿了嚴肅的氣氛。青年教育家們一個接一個地到這裏來，跟學校領導上談談關於自己將來工作的地點。

安娜·馬霍爾吉娜也跟着同學們走進了教室。她是一個身量不很高而有一雙明快黑眼睛的姑娘。她親切地向委員會的委員們問好後，就說：「……可是，離開莫斯科，我是什麼地方也不去的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一位委員問。

「丈夫反對呀。」安娜不好意思地說，「他是很落後的。」

「落後？那麼您的丈夫是誰呀？」

「工程師馬尼柯夫。」

安娜又不好意思起來，並補充道：「雖然他是落後的，可是他却很愛我。」

校長很爲這樣的承認所感動。

「那有什麼呢，」他說，「既然丈夫愛您，那麼我們就把您分配到離他的工廠較近的學校裏去。他在哪裏工作？」

安娜想要說「不知道」，却又感到很慚愧，因此她把腦子裏所想出的第一句話講了出來：

「我的丈夫在一個地方管理着一件工作。」

「那麼到底管理什麼呢？」

安娜的臉紅了起來：「我們是在半年前才結婚的，因此我沒有來得及問他。」

委員們想知道新的問題，就問：那麼您的丈夫是什麼人：冶金學家，化學家，紡織工人？安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，只說：「您叫我爸爸去吧。爸爸參加了我們的婚禮，想來他一定什麼都知道的。」

但是校長不想去請教爸爸。他認為這全是可疑的含糊話。事實上這怎麼可能呢？青年夫婦同居了半年，而妻子對丈夫的事却什麼也不知道。

「要問我們為什麼同居嗎？」安娜驚慌地說，「馬尼柯夫的家在綿霞斯基街門牌一號；而我和爸爸——住在茹科夫斯基街。」

「難道你們不見面嗎？」

「不，我們見面的，每逢星期六，當丈夫到我家來喝茶的時候。」

現在我也感到這個談話的可疑，因此我就到綿霞斯基街去了解一下。

一座二層的石頭房屋，這兒就是門牌一號。

「您找誰？」

「馬尼柯夫同志。現在他在哪裏：在家裏，還是在工作？」

「什麼工作呀！」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說，「這個懶漢，在最近三年來，已經被第十個

服務處趕出來了。」

「奇怪！我認爲既然他是工程師，那一定是個很慎重的人……」

「誰？馬尼柯夫工程師嗎？」

在台階上已經聚集了十個人。這些全是隣居，並且他們都在哈哈大笑。

「以前，馬尼柯夫在陌生人前說自己是工長；現在——工程師，馬上就要說自己是技術科學博士啦。可是這個『博士』在十五年前就因爲成績不良而被七年制學校撞出來了。」一個戴圓帽的人說完又問道：「他怎麼，又哄騙了一個勞動組合了嗎？預支了款子嗎？」

「不。我不是爲預支款子而來的。我要知道，爲什麼馬尼柯夫禁止他的妻子到楚瓦什去？」

「難道馬尼柯夫有妻子了嗎？什麼怪人把女兒嫁給這個二流子呀？」

事實怎樣呢？爲了解答這個問題，還要到茹科夫斯基街去。安娜的家在一個舒適的、設備完善的屋子裏。當安娜滿二十二歲的時候，她決定要得到一間單獨的房間，但並不是在她住着的茹科夫斯基街上，而是在斯托列斯尼柯夫街的房子裏。那兒住着她的外祖母。

「您可知道，老太婆已七十二歲了。她有血壓過高症。如果突然發生了不幸，那房子在城市的中心，就將歸區房產局支配的。」

因此，安娜雖然還繼續同父親住在茹科夫斯基街上，却有先見地把自己的戶口登記在外祖母那兒了。

現在這個親愛的外孫女，每隔一天就跑到斯托列斯尼柯夫街去一次。

「我的外祖母怎樣呀？」

外祖母却還是和以前一樣地活着並很健康。

春天，在安娜家裏就產生了一個問題：怎麼對待學校？

「那麼，要是你嫁了丈夫呢？」爸爸對女兒說，「大概，有丈夫的人是不會分配到別的地方去的。」

「嫁人？」安娜反問着，「嫁給誰呀？也許，你有很出色的人吧？」

由於爸爸什麼出色的人也沒有，所以女兒說：「那有什麼呢，那麼我就登記上馬尼柯夫。」

「他是什麼人？」

「工程師。」女兒說，並補充道：「馬尼柯夫在一個勞動組合裏擔任倉庫經理。他到沙柯里尼克去跳舞是坐着自己的汽車去的。」

爸爸馬霍爾吉甚至不注意為什麼工程師馬尼柯夫擔任經理工作，並且這個經理是否以勞動所得買得了汽車的。按理，他應當對女兒說：「不！」可是，他却以準備婚禮來代替了它。

「你不要不安。」爸爸安慰着媽媽，「這個婚禮不是真的，只要當安娜一接到分配到莫斯科學校裏工作的通知，她立刻就可以宣布離婚的。」

因此安娜就照着家裏的決定做了。當學校裏畢業生分配委員會和她談工作的時候，她就說：「我當然是擔任教師工作，但不能遠離斯托列斯尼柯夫。我的丈夫要我這樣呀。」

但是，安娜越拿自己的丈夫當藉口，學校裏就越不相信她。

爲了叫安娜進行一次坦白的談話，我們在三天之前，到斯托列斯尼柯夫街去了一趟；可是，沒有跟她談話，她的外祖母代替安娜出來迎接我們。外祖母不滿意外孫女的計謀，但她見怪的不是外孫女，而是外孫女的父親。

「這全是他幹的，」她說，「我的女婿——是毛皮匠。他是個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者，而他的思想却是一個露骨的市儈。」

外祖母是白白地袒護了安娜的。這個女孩子已有許多年青人在想着她了。那些人是並不懷好意的，當他們還在二年級學習的時候，就已經聯合起來，打算在畢業考試之後，欺騙學校而留在莫斯科呢。這些人不是在生活中，而是在鬼混。

「噢，您不要錯怪。」外祖母見怪道，「安娜是共青團員啊！」

這就是說，一個虛偽的共青團員。

忠誠的大學生們，在這畢業前的日子裏所考慮的不是自己的舒適，而是自己的責任。他們更經常地理想着將來的工作崗位，到伊爾庫茨克、遠東、斯摩稜斯克或加路格去，以便報答祖國多年的培養。

但是，安娜却什麼地方也不想去，什麼理想也沒有。她還是和以前一樣地寄希望於外祖